

神學與社會

馬丁路德曾說：「基督徒應該覺察他們在一個良好國家中的公民責任，好叫他們可以面對所處社會作正確調適。他們不可佔據今世的生命，好像打算長留不走；也不可像修士僧侶們逃避義務、規避公民職責，甚至試圖脫離現實。」他又說：「基督徒是兩個國度的國民，有兩種生活經驗。根據使徒保羅所說：『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』[腓 3:20]；易言之，我們隸屬所等待的來世。如同猶太人寄望從巴比倫得釋放，我們也冀望脫離今世生活，進入永為上主臣民之境界。但我們既在上帝所許下，被迫續留在今世慘境—我們的巴比倫—中，我們就當如猶太人服神所令，與世人同住、同吃共飲，並成家立業、耕種田地、履行公民責任、善意對待鄰舍，甚至為他們禱告，直到離世歸回天家之時。」（摘自路德的《書信講台》：復活後第三主日）

這一段話是摘錄自路德針對彼前二章 11 至 20 節作的解經講道，也為神學與社會的關係作了出色的詮釋示範。他以「兩個國度」（基督徒同時是世上國家的公民，也是基督國度的子民）的理論，歸納了經文的意義，以精準的詞彙，從「神的觀點」提供信徒在人世社會中為人處事、價值判斷的依據與原則。

事實上，聖經本身的內容也充滿了類似的例子。以色列先知的預言或信息，不是要創新或發展新的神學教義，而是除弊更新、呼籲百姓悔改認罪，將百姓帶回耶和華面前，回到祂所啓示的律法，及真理面前。先知代表神，向以色列及列國，傳達祂的旨意。但這些內容都不是全新的觀念，而是將已經在立約的律法之中的啓示，運用在當時的處境中，加以闡釋，或加上細節、重組措辭、以簡御繁。先知彌迦曾言：「世人哪，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。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神同行。」（彌 6:8）幾乎就道盡律法的精義與目的了。

彌迦及路德都在向我們示範，他們如何跨越時空、文化、歷史，準確地掌握上帝的啓示內容，並且敏銳地體察社會現況及時代脈動、透視問題根源後，對症下藥、加以應用。這個過程，就是神學的訓練；這個成果，就是神學的影響。

基督教神學所關注的重點，首要之處乃是傾聽並深思：上帝在基督裡論及有關祂本質與作為的啓示話語；接著是傾聽者的回應與順服。不過上帝的話語並非出現在真空世界中，而是在歷史事件中、在人類社會裡。他在以色列的歷史中說話、又在初代教會的發展歷程中說話，終極的曉喻則是藉著拿撒勒人耶穌，這位歷史

上的真實人物表達出來。

如果神學作為信仰的整理、反省與實踐，就當效法上帝的模式，在社會人群中進行才有意義。只是這種訓練意味著要跨越千年的時空隔閡。當我們深入去處理聖經的史地背景、語言文法、風土人情時，就會感覺信仰枯燥乏味，失去活潑的生命力，而出現 D. A. Carson 所謂的「離距化」(distanciation) 現象。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信徒排斥神學訓練中強調邏輯理性、思考分析的一面；想要直接跨過這個鴻溝，直接將對上帝啓示的理解，應用在他們的環境中。此舉結果常是先入為主地將自己的看法視為聖經的觀點。

我們當警覺作為讀者與聖經作者之間的隔閡，而小心地處理彼此在時空、歷史、文化的差距與異同，才能瞭解作者本意。先掌握差異，我們的思想才能被聖經的思想所塑造更新，才有進一步的融合。這時我們才可能按個人的風格，表達「神聖的觀點」。

今日的世界局勢、社會現況，遠比聖經時代及過去的教會歷史更錯綜複雜。但是問題的核心卻無兩樣。正如 2009/1 月 Christianity Today 雜誌社論所提，今日最嚴重的社會問題，不是愛滋、性氾濫、全球暖化、族群衝突等問題，而是人類與神隔離。只有與神和好，人才能經歷祂的愛與赦免。

我們回顧教會歷史，那些能夠在他們的社會、環境中，將永恆不變的真理活潑有力地應用在他們處境的先知、先聖、先賢，莫不有如此的神學覺醒及訓練。他們瞭解問題根源及終極解決之道，再搭造樓梯—「用諸般智慧...，把個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」(西 1:28)。我們受造、被揀選，不就是要跟隨他們的腳蹤行嗎？